

暴 風 雪

列·列昂諾夫著

吳鈞燮譯

52

院所

暴 风 雪

〔苏联〕列·列昂诺夫著

吴 鈞 俊 译

（供 内 部 参 考）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內 容 提 要

本剧是“暴露”三十年代末斯大林在世时，苏联社会上充满“对人的猜疑和不信任”的“畸形”景象的。

剧中描写了塞罗瓦洛大家两兄弟不同的生活道路。哥哥波尔菲里是白匪军官，国内战争时期逃亡国外，廿年浪迹，历尽辛酸，但由于心存祖国，最后下定决心回国赎罪，终于得到了新生。而弟弟斯杰潘表面进步，内心险恶。他利用他哥哥的錯誤，自翻清白，在精神上奴役和压迫周围的人。但实际上他

伪造了哥哥的死訊，騙娶了嫂嫂，利用职权，贪污巨款，最后并且乘出差的机会，企图一去不返，到国外去安享他所一心向往的“自由”。

暴 风 雪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明内大街32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31 字数 62,000 印张 $3\frac{9}{16}$

开本 737 × 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 0.31元

0011111

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

МЕТЕЛЬ

据《ВПАМЯ》1963 年 2 月号译出。

人 物

斯杰潘·塞罗瓦洛夫——某企业领导人。

卡杰琳娜——其妻。

波尔菲里——其兄。

卓雅——卡杰琳娜前夫之女。

属尔法·卡西亚喀芙娜——塞罗瓦洛夫的姨母。

丽查维塔——其妹，某集体农庄主席。

济诺奇卡——属尔法的贴身人。

洛波图欣——一个潦倒的人。

瓦丽卡——其女。

薩尔皮昂·乔特金
伊万·乔特金

} 随丽查维塔一起来的庄稼人。

谢辽沙·夏布林

馬达利·尼亚兹麦托夫

} 卓雅在建筑学院的同学。

波塔肖夫同志

卓雅的其他男女朋友们。

事件发生在三十年代末，苏联外省某地。

第一幕

塞罗瓦洛夫家寬大而屋角有点潮湿的飯厅，屋里有舒适的瓷磚壁炉，踏上兩級台阶，可以走到屋外帶頂的阳台上去。在整块玻璃到底的长窗外正下着冬夜的漫天大雪，窗上已經积起一块块的白斑。屋子右边拱門上挂的老式帷幔，重新漆过的旧家具，——在在都給人一种故作朴素的感觉。在蒙着印花布套的长沙发上面，食橱和电话桌之間的墙上，挂着一張欧洲地图。屋子左边的双扇門通向住宅的其他部分。

已經燃过性的炉火余烬在坐着的馬尔法·卡西亚諾芙娜的脚前閃着光。卡杰琳娜坐在她旁边的一張小凳上看报。济諾奇卡正在桌边裁剪什么东西，桌上另一端放着准备給晚飯迟到的人吃的东西，上面用毛巾盖着。呼呼的風声和雪打在窗子上的悉索声。看得見气窗外有一只故意挂在外面冻着的食物籃子在那里搖来晃去。在場的三个人都轉过头去，侧耳傾听着俄罗斯严冬肆虐的風雪声。

卡杰琳娜 瞧，鬧得多凶……无家可归的人真够受的。

(重新讀报)这儿还有新年祝辞哩。飛行員、演員什么的。就这些。

济諾奇卡 您讀讀那些小消息吧，卡杰琳娜·安德列耶芙娜。現在报上总是用小字排最重要的消息。

卡杰琳娜 真的，我倒把最要紧的漏掉了。有丽查維塔·

卡西亚諾芙娜的照片……你瞧，已經帶上勳章了。

馬爾法 快給我，卡佳。她在哪儿——我的麗查維塔？……指給我瞧！

卡杰琳娜幫助老太太用手指摸著報紙——原來這位老太太眼已經瞎了。

卡杰琳娜 这儿，在上面角上。（向濟諾奇卡）該給馬爾法·卡西亚諾芙娜吃藥了。

濟諾奇卡 （在馬爾法的肩後說）死了兩個男人，連個孩子也沒剩下。她那時多么急着想……

她笑起來，馬爾法奇怪地向她掉過頭去。

濟諾奇卡 可不是，她身邊站的盡是些集體農莊莊員，有一個還長著大鬍子。老天爺，有時候這世界上真是什麼樣的大鬍子男人都有啊！（計著數往一只小杯子里滴藥水）唉，數錯了……

馬爾法 從前在我被捕坐牢的前一年，我們廠里雇來了一個工長，他那部大鬍子真是第一等的，而且上嘴唇還留著彎彎的翹鬍子。他剛在車間里一露面，濟諾奇卡就忘了管機子，要不是趕忙剎車，差點兒連梭心都蹦出來了。

濟諾奇卡 別取笑了。我那些對象現在都早已經在管孫子了。（數藥水）十三滴，十四滴，十五滴……當然羅，你的那位達尼勒奇是不留鬍子的。

馬爾法 干嘛“我的”達尼勒奇？我們倆只是在一九〇五

年，在警察局的地窖里同坐过一个礼拜的牢。（通还报纸）别瞎恭维我了吧。倒是这位疯丫头也不知究竟象誰。我們一家子生性都是死刻板板、一本正經的人。維爾卡妹妹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別人都会当她是個尼姑。唉，这女人死得真是太早啦！

济諾奇卡 这是她那好儿子波尔菲什卡送了她的命。

卡杰琳娜示意責备她不該說。

馬尔法 我早說过了，別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他是个亡命徒，背棄祖国的亡命徒。他在我眼里早已經死人了。

沉默。卡杰琳娜在把药瓶放回食櫃的时候，順便望了望窗外。

馬尔法 鬧凶点儿吧，砸碎点儿什么吧！

济諾奇卡 干嘛說不吉祥的話。喝药水吧，馬尔芬卡……

馬尔法推开她的手，药水潑在地上。

馬尔法 咱們俩打垮过多狠的敌人，济諾奇卡。經历过多厉害的狂風暴雨……

济諾奇卡 是你把我帶出黑暗世界，領到自由天地里来的。

馬尔法 ……可現在已經到了咱們漫长的黄昏，冬天的黄昏了。

她不要济諾奇卡帮助，自己站起身来。屋外透进来的一陣冷風使她越瑟了一下。谢辽沙和卓雅捧着一买回来的东西走进来，兩人都冻得臉紅紅的，又年輕又快乐。

卓雅 馬尔法·卡西亞諾芙娜，是我和謝辽沙！我們把
打扮新年樅樹的東西買回來了。

馬尔法（吻她的額）指路的星星也買回來了嗎？

謝辽沙（稚嫩的男低音）百十米個星星，一公斤的霜，各式
各樣的夢幻和理想。

卡杰琳娜（對女兒）瓦麗卡來幫你打扮樅樹來了。

卓雅 可樅樹還沒搞到哩……

謝辽沙 我找了。連着三天暴風雪，沒有人運來。明兒
我开着父親的汽車，到別墅去拉一株回來。

卓雅（對謝辽沙）我要跟媽媽說幾句話。你把这些東西都
帶到瓦麗卡那兒去，我一會兒就來。

馬尔法 你也帶我走吧，濟諾奇卡。

他們走了。卓雅一直等到他們的腳步聲聽不見以後才開口。母
女倆在這種已經進行過不止一次的痛苦談話中，眼睛始終不離開對
方。

卓雅 媽媽……又來了。

緊張的沉默。

卡杰琳娜 馬達利打電話來，問樅樹搞到沒有。

卓雅 又發下了調查表。什麼人，干了什麼事，什麼時
候，為什麼。

母親閉上了眼睛。只有她的手泄露了她的內心狀態。

卓雅 問父親的事。

卡杰琳娜 他死了。

卓雅 我不能再撒謊了，好媽媽。已經多少次，多少次了……我就靠着它考進大學，取得助學金，享受同學們的友誼。可這等於是偷竊呀，好媽媽……（聲淚俱下）年紀還這麼輕，就已經這麼下流了。

卡杰琳娜 一切都會過去的，卓雅。通過了畢業設計，嫁了丈夫……順便說起，謝辽沙還沒跟你談過嗎？過幾年你就得為孩子們準備樅樹了。

卓雅 我也不想替自己偷一個丈夫。不定什麼時候，他會說我是個小偷。

卡杰琳娜 如今沒有一個人是毫無污點的，卓雅。只不過有些人公開地帶在身上，有些人悄悄地藏在懷裡。

卓雅 ……就象虱子那樣，就象虱子那樣。

卡杰琳娜 你太殘酷了，親愛的。看在基督份上，你饒了我吧。

卓雅 （渾身發抖）我說了——就象虱子那樣。

卡杰琳娜 （禁不住）那……那你就寫吧，說你父親波爾菲里·塞羅瓦洛夫跟着白黨逃到外國去啦。大學會把你開除。斯杰潘到國外出差的事也會吹了。還有馬爾法……假如她知道波爾菲里已死的消息是別人騙她的又會怎麼樣？……你會落得孤孤單單，拿不到文憑，別人會連隔着窗子向你打個招呼都不敢。好女兒，到那時可別為了自己的一生而抱怨我。

冷場。鄰家有個孩子在練習彈一首圓舞曲。卓雅沉思地用手指

甲在桌上画着。

卡杰琳娜 外面冷嗎？

卓雅 暖一点了，正在下雪。（温顺地）好吧。他是哪一年死的。

卡杰琳娜 一九一九年，害伤寒死的。（走过去爱抚女儿）其余的就照实填写吧。技师，农民出身。你祖父跟他的几个儿子曾經靠着往莫斯科城里运冰块过活。写吧，調查表里多写几句廢話是沒有害处的。

卓雅 他长得怎么样？

卡杰琳娜 誰呀？

卓雅 呃，就是这个……波尔菲里。不用說，很漂亮，又很狡猾，很无礼，对吧？

卡杰琳娜 他是长手大脚，举动不大灵活，不过心腸挺好，非常健壮。这些調查表里也要問嗎？

卓雅 不，这是我自己要問。（尖声絕叫似地）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可教我怎么恨得起来呢！該死的，該死的……

（突然拿出一封信）一个月以前又接到了他的一封信。

卡杰琳娜 你看了嗎？

女儿战栗地摇摇头。

卡杰琳娜 給我，让我看看邮票。

卓雅 （递給她）邮戳上的地名是亚利康特。国外来的。

母女俩互相呆望着。

卓雅 已經一个月了……可是世界上竟象找不到一处地

方可以藏这么件小东西似的。

沉默。

卡杰琳娜 我們把它藏到火里吧，好女儿。

卓雅 好，藏到火里吧，媽媽。

卓雅把信扔进火炉。一陣短促的火焰。前厅里傳來門鈴声，

卡杰琳娜 用火棍把紙灰攪一攪。尽量让它散开。

卓雅依言做着。济諾奇卡穿过房間到外面去开门。

卡杰琳娜 大概是找你的。把眼睛擦一擦，别让謝辽沙看出来。要懂得点儿做人。

卓雅 (真率地微笑了一下)我已經开始懂得点儿啦，媽媽。

斯杰潘剛下班回来。他把皮包往沙发垫上一扔，就帶着探索的神情向卓雅伸出手去，但卓雅不理他。卡杰琳娜走到桌边去安排他的晚餐。

斯杰潘 (对她談着卓雅)她还是不喜欢我。而且母女俩不知为什么又这么眼泪汪汪的。

卓雅 我跟媽媽刚从外面回来，斯杰潘·彼得罗維奇。

斯杰潘 从女人流泪的多少，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安危。

卓雅 在外面作党性十足的报告，可回家来却說些这样莫名其妙的怪話。

斯杰潘聳聳肩，用嘲弄的目光瞧瞧妻子。

卡杰琳娜 应当对斯杰潘公平点，卓雅。你有点忘記了他对你經常的关心。

卓雅 正相反，我時刻記着呢，媽媽。

斯杰潘 我不生氣。（對卓雅）你瞧，尼亞茲麥托夫替你搞到了多漂亮一株樅樹。

卓雅 （望向前厅，大喜）馬達利……你瞧，好媽媽，他把整個樹林子都拖到這兒來啦。這一下馬上就有隆冬和節日的氣氛了，你聽見了嗎？

但母親却無心听她，女兒的在場只是妨礙了她，使她不能向丈夫傾訴她已經流露在臉上的驚惶和疑惑的心情。這兩位年長者一起走開了。

卓雅 不，把樅樹留在外面，先让它上面的雪融化一下。然後過一會兒你就跟瓦麗雅一塊兒把它拖到我這兒來，从走廊上走……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么棵树，馬達利？

馬達利 （拿着一大根枝楞走进来）舍不得扔掉，是路上折断的。（臉上帶着他那經常的微笑）就是在喜馬拉雅山长的我也要替你把它搞來。

卓雅 被謝辽沙聽見，又要吵架了。（通过前厅向不知什么地方喊着）瓦麗卡，謝辽沙，快來瞧這件奇跡。請你千萬跟他做好朋友，馬達利。

瓦麗卡 （飛跑进来）哎——呀——呀，簡直可以用它來縫一件皮大衣。

謝辽沙 （跟着她进来）樹倒是挺不錯。我該還你多少錢，馬達利？

馬達利 路上已經有人要跟我買了，我說，這兒會給我更高的價錢。

謝辽沙 （拿出錢，很自信地）我問你，馬達利，這東西你是化多少錢買來的？

卓雅皺眉。瓦麗卡興奮地輪流望着他們倆。

謝辽沙 馬達利，我不能讓卓雅接受這件禮物，你懂嗎？
別不好意思啦，怪人，這棵樹你想要多少錢？

卓雅 求求你……別鬧了，謝辽沙。

馬達利 （向卓雅半开玩笑地說）他爸爸錢包大，有的是錢。（向謝辽沙）你稍微出來一会儿，我告訴你價錢……到那兒。

沉默。瓦麗卡拍手，謝辽沙不屑地把錢收起。

馬達利 对不起……現在我該走啦，卓雅。有許多要緊事……

他不顧瓦麗卡輕微的攔阻，走了。

謝辽沙 也算是個英雄好漢呢……三家村的。瞧他多粗魯……

卓雅 （冷靜地）馬上趕上去，道歉。

謝辽沙 別讓我出洋相了吧，卓雅……而且是在誰面前！

這是一場小醜劇。瓦麗卡強使他們握手言和。

瓦麗卡 好了，講和吧，別再這麼撇嘴綳臉的啦。要說馬達利，那是自己人，他一切都會諒解的。

斯杰潘穿著一件暖和的家常外套走出來吃晚飯。

瓦丽卡 现在去吧，先把樅树安置好。我要在这儿解决几件不愉快的家务事。（等他們走开以后說）愈来愈变得这么神經质了，时时刻刻得替他們調解讲和。我不打搅您嗎，斯杰潘·彼得罗維奇？……我想告訴您一件了不起的秘密。

斯杰潘 （磕着鸡蛋）說吧，我頂爱听各式各样的秘密。

瓦丽卡 其实，甚至还不能說是什么秘密，只不过是一个請求……是关于父亲的，可这話您可千万别說出去。您吃吧，您吃吧……（鼓足勇气）我留神观察您已經不止一两年了，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好人。您怎么跟您已經死的哥哥的妻子結了婚，免得她和卓依卡无依无靠，这我都知道；我还知道您放棄不住公家派給您的別墅。您对什么人說話都那么和气。我也听說了有一位監察員来这儿調查您的事。不过您別睬那个卡里亚金娜。不管她威胁着要揭露什么事，反正沒有人会信她的話。哎一呀一呀，当監察員的不会是傻子。我自个儿就是在我們那个監察委员会里工作的。

斯杰潘 怎么，关于監察員的事是你父亲洛波图欣告訴你的么？……你怎么会知道卡里亚金娜这个人的？

瓦丽卡 天哪，她就住在我們家紧隔壁……我还知道，您瞒着大家悄悄地接济我父亲，可是我在这儿必須告訴您一个秘密。他把您給他的錢一个子儿不剩全都

喝了酒了……可他的心臟坏得不得了，性命就象悬在一根头发絲上。医生說过，他甚至眼睛望一下酒瓶都是有害的。随时随地都說不定会倒下就死。前天米什卡·扎沃隆柯夫帶我騎謝辽沙的摩托車玩……說老實話，坐車兜風的滋味我可真喜爱的了不得。誰想一回来，他——我这位洛波图欣老先生，就已經滿嘴塗油，什么乱七八糟的話都說了出来……

斯杰潘 他說了些什麼，瓦丽卡？

傳來卓雅的叫聲。

瓦丽卡 哎呀，好像是卓雅在喊……嗯，他什麼都說，也說到了您。可我們隔壁就住着个專門告密的家伙。邻居們甚至都計議过，想要齐心协力下毒药毒死他，可就是不敢。他老是拿一張小凳，坐在过道里，就这么听啊听啊，边听边往拍紙本上記。我們家門口老有他扔下的紙烟头。（哀求地）斯杰潘·彼得罗維奇，亲爱的，您別再拿錢給我爸爸了！我自个儿已經稍微能掙点額外收入了，就在我們那儿开的夜班托儿所里……可这話您可千万別說出去。我是很能干活的。我的錢他大概不好意思拿去喝酒……哦，請您答应吧！

她在他直勾勾的眼光の盯視下，連忙拉拉身上的衣服。这时，帷幔一动：后面有人藏在那里。

瓦丽卡 您干嘛这么奇怪地瞧着我……

斯杰潘 我只是奇怪人的脾气会这么相象。瓦丽雅，我也非常喜欢那个——喜欢时不时地出去兜兜風……我們一块儿去好吗？明天我們家过新年，不方便。这样吧，后天傍晚我們冒着風雪上哪儿去一趟好不好？先告訴你，我要是開車出去，一趟至少得跑个一二百里……

瓦丽卡 啊呀，您說什么呀……我那个米什卡·扎沃隆柯夫可是个爱吃醋的人。他要是知道了，天知道他会怎么想！

她惊惶地躲閃着，逃走了。平时走路无声无息的卡杰琳娜从斯杰潘背后递上一杯茶来，放在桌上。斯杰潘吓了一跳。

斯杰潘（含糊地嘟囔着）你这种一声不响突然出現的习惯可真坏。你从哪儿来呀？

卡杰琳娜 你今儿沒吃午飯。快吃晚飯吧。

不愉快的沉默。斯杰潘重新吃他方才沒有吃的蛋。

卡杰琳娜 瓦丽卡現在长得好看极啦，对嗎？

斯杰潘 鸡子又是这么又硬又凉。真受不了。

卡杰琳娜 那是你一心对付她的时候擱凉的。出差的事听到什么消息嗎？

斯杰潘 护照过几天就能拿到。劳駕，盐。

卡杰琳娜（把盐瓶遞給他）告訴我，亚利康特——是在西班牙吧。

斯杰潘 唔……順便說說，那儿出产一种稍微有点香料